

Y

国际形势黄皮书

YELLOW 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3 年: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主 编/李慎明 王逸舟

副 主 编/李正乐 李少军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国际形势黄皮书

2003 年： 全球政治与 安全报告

主 编 / 李慎明 王逸舟
副主编 / 李正乐 李少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李慎明,王逸舟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国际形势黄皮书)

ISBN 7-80149-802-X

I .2... II .①李... ②王... III . 国际形势-预测-2003

IV .D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142 号

·国际形势黄皮书·

2003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主 编: 李慎明 王逸舟

副 主 编: 李正乐 李少军

责任编辑: 张大伟 邓泳红 陈斗仁

责任校对: 邵鸣军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电话 65137751 邮编 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301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ISBN 7-80149-802-X/D·133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威机构 品牌图书 每年新版

皮书在手 **专家** 伴你一路走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目 录

[总 论]

2002 年国际形势概论 王逸舟 /1

[大国关系]

“9·11”之后的美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李少军 /16

[地区热点、军控与裁军]

全球军控陷入低谷 局部热点有所升温 孟祥青 /44

[周边安全]

“反恐”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 卢国学 /84

[生态政治]

举步维艰的《京都议定书》 庄贵阳 /106

[区域组织与区域政治]

地区一体化的若干理论阐释 高 华 /136

[难民问题]

世界难民问题新动向 李小丽 /166

[全球性问题]

反全球化现象分析 李东燕 /188

[各国政党政治]

各国政党反思“9·11”事件 金 鑫 /218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外交决策理论 王鸣鸣 /244

[附 录]

国际政治与安全大事记 迟丽萍 /271

[后 记] /303

CONTENTS

[Introduction]

- An Over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2002
..... *Wang Yizhou* / 1

[Big Power Relations]

-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s after
“September 11”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
..... *Li Shaojun* / 16

[Regional Hotspot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 Setbacks for Global Arms Control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egional Conflicts *Meng Xiangqing* / 44

[Security of China'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China'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 *Lu Guoxue* / 84

[Ecological Politics]

- The Kyoto Protocol: Progress and Setbacks
..... *Zhuang Guiyang* / 106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 *Gao Hua* / 136

[Refugee Issues]

The Latest Trends in World Refugee Issues *Li Xiaoli* / 166

[Global Issues]

An Analysis of Anti - Globalization Movements

..... *Li dongyan* / 188

[Party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September 11" by Political Par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Jin Xin* / 218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search *Wang Mingming* / 244

[Events of the Year] *Chi LiPing* / 271

[Postscript] / 303

【 总 论 】

王逸舟

2002 年国际形势概论

上篇：连续性的一面

哲学家卢卡奇曾经说过，历史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奇特结合。让我们先看看连续性的一面。以重大事态为例，读者不难察觉，在即将过去的 2002 年，以下事件或过程保持了我在前一年报告里曾经指出过的若干态势^①。

①“9·11 综合症”继续发散，“恐怖主义阴影/反恐国际斗争”这个特殊的对子依然是这一年国际间议事日程的主要焦点之一。

②中东和平进程继续停滞不前，沙龙的“铁血政策”和阿拉法特的艰难抵抗依然锁定以巴两个民族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布什政府毫无掩饰的偏袒政策，超级大国的独一无二的保护伞，使得以色列人在冲突中处于绝对的优势位置，也使得巴勒斯坦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绝望。在 2002 年，世人悲伤而厌倦地见证了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冤冤相报，见证了各大国和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从问题中寻找。在笔者看来，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不可能性”中，产生了两个民族内部、两国政治集团内部日益强烈的“换马”呼声及压力，而呼之欲出的“新人”必然做出重大而艰难的抉择：更多的流血与更深

^① 王逸舟：《2001 年国际形势概论》，见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2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第 1～15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的积怨，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各自做出让步，换取民族间的和平与共存（不管是“用经济补偿缓和紧张局面”，或者是“耶路撒冷的分治共管”，直至“以土地换和平”）。人们在悲观中仍然艰难地提出这样的选择，期待着新的突破。

③朝鲜半岛缓和进程继续自主推进，依然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以一波三折的方式，给世人呈现出不断的出乎意料。最近这些年，朝鲜半岛似乎注定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地方：一会儿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比如在2001年底，当美国布什政府停止与朝鲜进行有关导弹问题的对话、继而将朝鲜定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后在《核态势评估报告》里把朝鲜列为潜在的核打击目标之一的时候，或者，当2002年6月底发生朝韩舰艇交火事件时；一会儿又让人感受到鼓舞和惊讶，比如当今年7月底朝鲜外相和美国国务卿在文莱会晤、实现高级别接触和决定重开朝美对话时，或者，当8月中旬朝鲜和韩国第七次部长级会议在汉城举行，并且在几乎商谈的所有方面达成合作协议或意向时。最使世人惊奇的，莫过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闪电般的内政外交宣示的“大手笔”：今夏以来的短短一段时间里，他先后访问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与普京总统会晤，在国内推行某种形式的经济调整（比如政府重新制订城乡居民的工资标准和所有日用消费品价格，宣布在与中国相邻的地区建立“新义州特区”），邀请日本首相小泉访朝并与之达成全面启动朝日邦交正常化进程的重要协议；尤其是后者，成为朝鲜和日本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谅解与和平进程做出了贡献。不过，也许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突发性和大起大落特征，以及这种特点后面潜藏的体制调整与政策变动的可能性，朝鲜半岛仍不能算作一个稳定的地缘政治区域，未来动向仍值得关注。最近一段时期朝鲜所承认的核武研制计划，可以看做是上述判断的一个最新印证。

④普京继续施展其雄才大略，俄美关系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向着更加深刻的方向和领域改善。为了使俄罗斯的经济尽快搞上去，普京上台伊始便实行了某种“战略收缩方针”，藏起了北极熊的利爪，尽量向各方示好，在保证其基本的安全利益和外交需求不受大的损失的前提下，减轻外界对俄的军事压力（用普京的话是“保持大国间的战略平衡”），同时争取更多的经济、技术和贸易好处。像很多大国一样，处理好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是俄罗斯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2002年，普京总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与美国建立所谓的“新型战略关系”。5月

间布什应邀对俄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并在此期间与普京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俄美新型战略关系宣言》。两位总统称此次“历史性会晤”彻底埋葬了冷战遗物,开创了两国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纪元”。美国借此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得以巩固,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障碍得以清除。俄国虽然未获实质性的东西,但毕竟得到了一份正式的裁军条约,同时为取得美国及西方更多的投资、技术和其他援助创造了有利气氛。其二是与北约建立所谓“20国机制”。同样在5月,俄罗斯与北约19个成员国在意大利首都签署《罗马宣言》,宣告“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正式成立^①。“20国机制”改善了俄国在与北约对话时的地位,它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冷战时期相互敌视和对峙的新型关系,虽然这一机制并不意味着俄国实际拥有北约重要国家(如美、英、法、意)具有的否决权,它却令俄国人能够更加放心地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经济发展。不论是好是坏,俄罗斯的调整姿态给世界大国关系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新的不确定性。^②

⑤ 世界各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继续扩大和深化,领先的地区(如欧盟)并没有放慢脚步,相对滞后的地区(亚洲非洲)更加快了追赶的步伐。关于欧盟的进展,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2002年5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二届欧盟与拉美首脑会议,针对美国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尤其在环保、钢铁贸易以及对待联合国的态度等问题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5月底在莫斯科召开的欧盟与俄罗斯首脑

① 关于普京的韬晦之策及其成效,《世界知识》杂志曾经组织过一组有趣的文字,读者不妨参阅。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12期封面专题文章《普京·俄罗斯·强国之梦》,第6~15页。其中有王郅久的《普京:我怎样善待俄罗斯》;姜毅的《俄罗斯不生气:它是否退二流》;李东的《半世纪中的几个瞬间:两个头号大国首脑会晤片断》和李刚等人的《普京和布什:两个男人的故事》。

② 近一时期俄美之间围绕格鲁吉亚的潘基西峡谷问题出现了某些矛盾。潘基西一带位于俄格两国边界地区,俄联邦的车臣共和国恰好与潘基西相邻。俄罗斯方面指责说,格政府对车臣匪帮利用潘基西峡谷做掩护对俄军队频繁发生袭击的现实视而不见,实际上是在包庇纵容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因此,俄国防军不能不采取自卫性措施,包括对潘基西一带恐怖主义势力的定点打击。格鲁吉亚则认为俄方是在找借口控制和压制格国,因为后者属于独联体内最不服从老大哥管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日益靠拢的一个国家。美国表面上对俄格争端表示某种“忧虑”,实际上是采取同情格方、批评俄方的立场;众所周知,美国对里海丰富的石油储备一直垂涎三尺,俄格争端和格方对美国的求援,给了当今世界这惟一的超级大国插手的机会。不过,据笔者看,美国 and 俄国之间不会因小失大,仅仅围绕潘基西峡谷问题撕破脸皮闹矛盾。讨价还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潘基西峡谷像是一种筹码,一个棋子。

会议，达成了关于俄欧关系、加强双方政治和能源对话、维护欧洲安全及调解地区冲突等问题的五项联合声明；6月间欧盟外长会议做出决议，一致支持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与美国的钢铁贸易纠纷中对美采取制裁措施；在这一年，欧元开始在欧盟12国生效，欧盟计划完成与10个候选国的入盟谈判，欧盟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就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内部改革、欧盟制宪和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等问题达成许多重要决议。总体上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欧盟各成员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继续稳步前进。与之相比，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虽然起步较晚、水平不高，但在2002年显然都有意识地强化了本区域内部各国合作的努力。比如，在亚洲，引人注目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六个成员国加快了在反恐和经贸等领域的协作，中国、日本等大国也在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提出新的倡议，这一年东亚和中亚一些重要国家还在阿拉木图召开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在非洲，同样有一些重要行动及倡议，例如，今年7月10日在南非德班召开了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暨第一届会议，8月底至9月初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举世注目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地球峰会，非洲许多国家还在国际反恐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非洲国家特点和独立看法的合理主张（例如反对双重标准，主张公正处理中东问题等）；拉美各国面对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困扰，加强了彼此间的磋商与对话，力争用更加团结的声音对外争取援助。总之，地区一体化、集团化在各个地区都在或快或慢地推进，“区域政治”逐渐显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

⑥安南在各大国的支持下继续导航，联合国时而让人振奋、时而令人失望，离自身的改革目标也好，距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期待也罢，依然相差甚大、任重道远。今年是安南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第二任的头一年。世人很容易从国际主流传媒的报道中见到他的忙碌身影，听到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那里发布的各种意见。然而，在繁忙喧嚣的表面下，在联合国受人尊重、被人倾听的现象后面，安南秘书长有各国无法分担和理解的苦衷：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有道义权威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他的权力和财源事实上受到主要大国的制约，特别是受到联合国总部驻在地的东道主美国的严重制约；对于重大问题（如中东和谈的方向、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思路以及联合国财政改革问题等），哪怕他不喜欢大国的强行干涉，最终从现实出发他也不能不做出妥协。世界不能没有联合国，哪怕超级大国也不能完全无视安理会有形无形的道义力量，但联合国的指导思路和各

种能力都远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尤其对于占成员国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让人失望的情形可能多于令人鼓舞的时候。困难的秘书长，困惑的联合国，困苦的联合国成长之路——人们这样感叹。

⑦反全球化运动继续在地球的不同角落发生和发展，继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之后，国际间的各种 NGO（非政府组织）稳步崛起成为有影响的第三种力量。在去年的《黄皮书》中我们曾经说过，反全球化运动似乎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突发现象”^①。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应当有所修正。通过其声势浩大的各种抗议示威，通过其遍布全球几乎所有角落的个人和组织网络，尤其通过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介，反全球化运动事实上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和重要的“常态”。2002年这一运动的一个突出侧面，是8月底到9月初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首脑会议”（又叫“地球峰会”）。由联合国召集、由南非政府承办的这次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被专家们称为“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三个路标”^②。这次会议无论参加人数或影响力都超过从前；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各种民间的团体和组织不仅在人数上占了绝对多数，而且从会议日程安排看，政府首脑会议仅仅是9月初的两天，而此前的整个会议进程完全是提供给环保组织、专家小组和政策建议人士的，整个会议不断扩散的影响（尤其是对国际传媒的信息发布）主要来自于这些活跃在国际上的 NGO。如同所有人注意到的那样，美国布什政府因为其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顽固立场而受到广泛抨击，鲍威尔国务卿在替布什的立场做辩护时受到了会场内外的一片嘘声。笔者不想盲目夸大国际 NGO 的作用，但显而易见，在全球环保领域，各种民间力量已造就了一种任何国家无法忽略的声势和压力，它是日益壮大的国际 NGO 的一个缩影。

笔者在这里讨论这些对于广大读者或许并不陌生的事实，仅仅是想证明本节开头的论点：国际关系的发展是以往事态、根源

① 王逸舟：《2001年国际形势概论》，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② 曲格平：《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的道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三个路标》，《环境保护》2002年第6期。

相互作用的产物；从研究年度形势的角度观察，它们体现出连续性、相似性的一面。

下篇：若干新问题、新动向

我们再来看非连续性的一面，即2002年某些特有的或突出的现象。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者而言，它们可能更加重要，更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最突出的莫过于“9·11”事件在近一年对美国 and 通过美国对世界的巨大冲击。不妨把它称为“9·11综合症”。这是任何史家都不会漏掉的现象。2002年，这一事件深刻改变着美国，又通过这个超级大国改变了国际议事日程，严重影响了当今的国际关系。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动向与后果，是深入追踪“9·11综合症”时不可忽略的。

①通过超级大国美国的特殊“传导机制”，当代恐怖主义的严重性被放大，以一种以往不曾有过的方式，强烈地冲击着国际社会里人们的视觉与听觉。曾几何时，恐怖主义还只是被各国研究者看成是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的一种，与难民问题、毒品问题、债务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水资源短缺问题等等相提并论，从来没有严重到从全局上支配超级大国行动方向和转移国际社会聚焦点的程度。只是到了“9·11”事件之后，当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国家受到史无前例的沉重一击之后，尤其当美国将其主要军事和外交行动集中在搜寻和惩罚反美国恐怖主义及其相关势力之后，恐怖主义才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和产生了相应的冲击力。不管其他国家是否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也不论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是否同意把恐怖主义视为主要打击对象，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和它对国际事务的排序方式，将使当今的国际关系长期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国际反恐斗争”这个对子的纠缠与困扰。再明显不过的一个情况是，美国高唱“反恐”的高调和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旗帜下，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强力推动制订惩罚伊拉克的决议，开列所谓“邪恶轴心”的名单，推出“核态势评估报告”并将一大批国家列入潜在的核打击目标，制定“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并提出“先发制人”口号，大大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关系。如同受人尊敬的南非著名政治家曼德拉抨击的那样，美国近一时期的某些做法，尤其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威胁，完全是对

公认的国际关系原则的蔑视。反恐扩大化是美国给 2002 年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打上的一个特殊标记。笔者对萨达姆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并无好感，伊拉克是否拥有可能危害邻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未可知，但站在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看，“9·11”之后美国对伊拉克危机的处理方式，确实让人反感之极。这一危机的结局，亦可以作为美国的霸权及其主宰的世界秩序的一个生动可靠的测试器。

②在“9·11”事件之后掀起的打击恐怖主义、处置国际热点的新一轮浪潮中，寻求“历史性和解”的声音（如欧盟的态度，如前以色列领导人拉宾的立场）和注重挖掘国际恐怖主义深层次、体制性根源的呼吁（如中国和一些发展中世界的大国一再表明的那样）虽然继续发挥影响，但无论如何，它们上升的速度和作用，比不过更为强大和更加盛行的一种立场及其逻辑，即“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用“先发制人”和“宁肯错杀、不可放过”的“铁血政策”扫荡或压制对手。美国在全球反恐联盟旗帜下对新的打击目标的擅自设定，中东地区一轮又一轮的“血债血还”的冤冤相报，少数地区和某些国家内部新热点的爆发，“文明冲突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的甚嚣尘上，从反面验证了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旧的冷战虽然结束了，新的敌视和对峙又在滋生。与多数民众的善良愿望不一样，后冷战时代充斥着国际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不确定，某些地区充满着血腥的、令人窒息的味道，在那里，既缺少和平，更谈不上发展。这使人十分忧虑。在 2002 年 9 月中旬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里面，布什政府特别强调了对恐怖主义势力和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比如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必要，甚至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将单独行动，起到彻底消除它所认为的敌意和潜在威胁为止。在当代国际关系里，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美国发出的这种恫吓更易于鼓励国际关系里的强硬倾向和对抗情绪。

③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与上面的政策和措施相连，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一是军备竞赛的加剧；二是单边主义的横行。前者并不肇始于“9·11”事件，却受到“9·11”以来的进程的极大刺激和加强；2002 年很可能是冷战结束十多年来主要大国军备开支增长最快的一年。在参与军备竞赛的大国强国中间，有的是为了压倒和制服对手，有的出自防患于未然的考虑，然而无论如何，国际间增强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力的研制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与冷战刚结

束时的态势迥然不同，导致新世纪开始的国家间关系透射出一种紧张而复杂的气息。与以往多数时候一样，这一次，美国再次充当了全球大国军备竞赛的“领头羊”，在笔者看来它没有资格指责别的国家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指责者本身比谁都做得更凶。举两个例子：其一，在上面提到的“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里，布什政府特别强调，美国必须在现有的早已超过一般大国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再大大加强其打击和威慑能力，使其达到让任何潜在对手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的程度。从现在的趋势分析，美国很可能在未来短短几年内使其军费开支突破史无前例的5000亿美元大关。其二，“9·11”之后，美国不仅于去年底宣布退出美国和前苏联于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更在今年年初抛出《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美国要考虑使用核武器，包括加速研制小型核武器，以面对三种情况：一是“对付可以抵御非核武器攻击的目标、报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以及应付军事形势的突然变化”；二是“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发生冲突、中国内地和台湾开战、朝鲜攻击韩国、伊拉克攻击以色列或者其他邻国时，五角大楼都应准备使用核武器”；三是声称，“使用核武器的打击对象则可能为中国、俄罗斯、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①美国核战略这种危险的调整将带来严重后果，虽然人们现在尚无法预见其表现形式。

④单边主义同样不算美国的专利，但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近来的言行，无疑是世界各地各国保守派和强硬势力的“催化剂”，也大大增加了世人对这种东西的厌恶与担心。2002年，是美国单边主义突出表现的一年，很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的这十多年来最显著的一年。事物总有两面，矫枉过正、欲速不达：单边主义的横行霸道，反而增强了更多国家对多边主义和合作安全的追求渴望，问题的难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同时得到提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单边主义的背后，有一种“新帝国主义论”（也可以称为“新帝国论”）在起支撑作用。^②近来流行于美英等国战略学界和政治人物那里的这种论调，大体有三个基点：第一，它认为，现在的混乱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现代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做法，靠它来对付所谓的“失败国家”和国际关系中的失序；弱国需要强国，强国需要的则是有秩序的世界。第二，它

① 转引自《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一文，《世界知识》2002年第16期。

② 罗伯特·库珀：《新自由帝国主义》，《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